

上海文学名家文库·40后卷

宗福先



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

宗福先◎著

宗福先自选集 于无声处



见证辉煌 70 年

鉴证辉煌 70 年

敏锐洞察社会生活繁复底蕴的剧作家——宗福先

戏剧界的第一声“惊雷”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关乎一个时代，叙说被遗忘的历史

宗福先

上海文学名家文库·100后卷



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

宗福先◎著

宗福先自选集 于无声处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宗福先自选集:于无声处/宗福先著.--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20.1
(上海文学名家文库. 40后卷)
ISBN 978-7-5500-3560-7

I. ①宗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284737号

宗福先自选集:于无声处

ZONG FUXIAN ZIXUANJI: YU WUSHENGCHU

宗福先 著

出 版 人	章华荣
责任编辑	郝玮刚
书籍设计	方 方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 12.5
版 次	202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03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3560-7
定 价	48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9-414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1	于无声处（四幕话剧）
57	血，总是热的（话剧剧本）
139	血，总是热的（电影文学剧本）



于无声处

四幕话剧



出场人物

刘秀英——女，五十二岁，何是非之妻。退休的小学教师。

何是非——男，五十八岁，某进出口公司革委会主任。

何 为——男，三十四岁，何是非的儿子，某医院外科医生。

何 芸——女，三十岁，何是非的女儿，市公安局干部。

欧阳平——男，三十一岁，北京郊区某小吃店服务员，何芸过去的初恋男友。

梅 林——女，六十岁，遣散回乡的老干部，欧阳平的母亲。

时间和地点

第一幕 一九七六年夏初的一个上午十点。——何是非家的客厅里。

第二幕 当天下午四点。——景同第一幕。

第三幕 当天下午五点。——景同第一幕。

第四幕 紧接前场。——景同第一幕。

第一幕

【一九七六年初夏那些几乎令人窒息的日子里，一个闷热的上午。

【何是非家的客厅。

【这是一个独幢的花园楼房。房间里布置得略显豪华而又不俗气。有长沙发、大书柜、钢琴、落地风扇，及其他布置得体的家具。舞台左侧有楼梯通往楼上。楼梯前是一条走廊，通往何芸的房间。舞台右侧有一扇门，通向何的卧室。前方也有一扇门，通往厨房。舞台正中是大玻璃门，通向外面花园。

【正是江南“梅雨”季节。连日的阴雨，今天好不容易才住了一会儿。但重重叠叠的浓云依然把天空堵了个严严实实。屋里蒸热难熬。

【幕启，钟声打十点。

【刘秀英打开玻璃门，外面传来知了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叫声。刘秀英是个小学教师，一辈子都在用简单、朴素的语言教导孩子们要学好，要做个正直的人。她自己，也就是这样一个好人。忠厚，老实，心地善良，从来不会说谎。她性格软弱、温顺、特别对何是非从来都是百依百顺。她爱何是非，崇敬何是非。但是，近年来她却时常会一个人发呆。有时说些谁也听不懂的疯话，并且动不动就哭。问她，她什么也不说。谁也猜不出在



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家都认为她有点精神失常了。终于她因病提前退休了。她本来就是是个不爱说话的人，现在变得更是沉默寡言了，默默地在这个小天地里转着，为丈夫和子女操持家务。

【现在，她听完了沉重的钟声，又呆住了。

【楼梯响了。

【下楼的是何是非。他比刘秀英大六岁，但看上去比她年轻多了。乌黑的头发，红润的脸膛，精神饱满，一望而知保养得极好。他身材适中，微微有些发福。举止稳重矜持，说话细声慢气又很自信，显然是个知道自己身份的人。解放前他是外国洋行里的小职员，生了肺病被一脚踢出。多亏他的邻居，一个地下党负责人的接济，他才治好了病。从此，他开始靠拢党，一九四九年初入了党。解放后，一直在外贸系统工作。

【此刻他拿着一瓶贵州茅台和几块纱巾下楼了，他把纱巾在沙发靠背上仔细地铺好，退后一步欣赏着。看得出，他对这个舒适的家十分得意。……他转身看见了刘秀英。

何是非 秀英！……又发呆了。唉，你瞧瞧，家里现在是多顺心的日子哦，就是你……

【刘秀英不语。

何是非 （温柔地拉刘秀英到沙发上坐下）秀英，这两年你心里到底有什么不痛快？告诉我嘛！这辈子，多苦多难的日子咱们俩都一块儿过来了，现在，你还有什么心事不能跟我说呢？

【刘秀英却十分惊恐地挣脱他站了起来。

何是非 （无奈地长叹一声）孩子们呢？

【刘秀英摇摇头。

何是非 （向走廊）小芸！小芸！

【无人应声。

何是非 又跑出去了？她的事她自己倒袖子一甩，什么都不管。——大为！大为！

【何为从自己屋里出来。他是个外科医生，曾被认为是个有希望的青年。但现在他却变得懒懒散散，几乎对什么事都认真不起来了。此刻，他的衣衫下摆半边塞在裤子里，半边吊在外头，一手捧着书本，一手拿着把大蒲扇，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晃了出来。

何 为 爸爸。

何是非 （讽刺地）大少爷。你也动弹动弹，别净看着你妈一个人忙。

刘秀英 他有病，让他歇着吧，我来。

何是非 你就别向着他了，过去你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蛮严格的嘛！——有病？什么病？思想上的病！外头火热的阶级斗争不去参加，成天晃晃悠悠，什么正经事也不干！

何 为 （晃着手里的书）我正在研究我们“伟大的文艺旗手”推荐的世界名著：《飘》，这可是最正经、最最正经、最最最正经的大事！

何是非 （怒）你——

【何为懒懒地打了个哈欠。

何是非 你不仅对不起这个时代，也对不起我！为了这个家我是呕心沥血，里里外外，大大小小，哪一件事不是我在操心？可你呢，成天跟影子似的在屋里晃来晃去，没有一句好话、没有一张笑脸……（对刘秀英）好了，你去准备饭菜吧，都十点多了，再磨蹭客人就来了！（上了楼梯又回过身来对何为）你自己的亲妹妹，三十岁了还没男朋友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关心？（上楼）

【何为往长沙发上一躺，把何是非铺好的纱巾全都扯了下来。他捧起了书看着。

【楼上传来何是非的声音：秀英，秀英！

刘秀英 啊？



【楼上何是非的声音：的确良白桌布你搁哪儿啦？】

刘秀英 大衣柜左边下头。（走近何为，把纱巾又重新铺好）大为，别躺这儿，回头你爸爸又该生气了。

何 为 活该！谁叫他生了我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呢？

刘秀英 大为，你妹妹今天介绍的这个朋友，人好不好？

何 为 妈，您这话问了我足有二十遍了！我告诉您了，根据报纸上官方介绍，他是天底下头等大好人，浑身上下毫无缺点。连肚脐眼都没有。

刘秀英 不知道他老实不老实？

何 为 老实！老实极了！是上海文攻武卫的这个（伸大拇指），专管抓人杀人！

刘秀英 啊！

何 为 不过，妈，您可千万别怕他，因为据说谁怕他谁就不是好人，好人都怕他。爸爸瞧着他就挺顺眼嘛。对了，这事你问爸爸去，这个女婿是他找来的。（翻身看书）

刘秀英 他找来的？不行！小芸！小芸！

【何芸从走廊里上。这是一个长得漂亮、脾气温顺的姑娘。她的生活经历非常简单，中学毕业后分到了市郊农场，以后何是非通路子把她调到了市公安局。她的思想方法简单幼稚；但是，她毕竟不是一个卑下的人，她不能无视斗争的现实，在一九七六年那样严酷的斗争面前，她陷入了深深的、不可解的矛盾之中。她在认真地思索，她在顽强地探求，但她还没有得出应有的最后的结论。今天，她更是心事重重，因为，她面临着生活道路上另一重大抉择。

何 芸 妈！

何 为 你在里头？爸爸叫你你装蒜？

【何芸不语。

何 为 （发现她眼圈有点红）大喜的日子怎么掉眼泪了？唉，未有抗婚志，空洒泪千滴。

何 芸 （怒）哥哥！

何 为 （也突然生了气）我要是你，就等欧阳，找欧阳，到处去找他，决不见那个唐有才！

刘秀英 小芸，我不准你理那个姓唐的！不准，不准！（使劲儿抓住何芸摇着）

何 芸 妈妈，你怎么了？（慌忙把刘秀英抱住，搀到沙发上坐下）哥哥！你跟妈妈胡说了些什么！

何 为 我？替你夸了半天女婿。——哼，我才不管你们的闲事呢！瞧，《飘》，*Gone with the Wind*，随风飘荡。（下）

何 芸 妈，您别听哥哥瞎说。那个人我也不熟悉，只是开会见过几次。可爸爸说他好，大概，还可以吧。

刘秀英 不，你爸爸——他，他不会看人！

何 芸 妈妈，您又说胡话了，爸爸还能连个人都看不准？

刘秀英 孩子，你不懂啊！

（何是非拿着桌布和一个小镜框下楼。

（刘秀英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，慢慢地站起身来，呜咽着进了厨房。

何是非 你刚才到哪儿去了？（把小镜框放在书柜上，调整了一下角度，欣赏着，回过身来发现了何芸红红的眼睛，明白了，片刻）小芸，过来。

【何芸顺从地和何是非一起在沙发上坐下。

何是非 家里人这几年对你的事关心很不够啊。你哥哥这个人自私透顶，光顾自己，你妈呢，偏又得了精神病。你都三十了，不能再拖了……

何 芸 可我……不想见唐有才。



何是非 见个面怕什么？他是市革会领导，又分管你们公安政法这一片，他托人跟我说想跟你交往交往，我拿什么理由拒绝？再说，认识认识也没坏处，这个人，出身好，根子正，在路线斗争中嗅觉灵敏，立场坚定，听说，中央首长对他十分器重的哩！

何 芸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。

何是非 关系大得很！当干部，有背景跟没背景差太多了！你实在是太幼稚，尤其在1976年的今天，形势错综复杂，斗争大起大落……

何 芸 爸爸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个，我现在是完全糊涂了，什么都看不明白了……

何是非 你想说什么我全都知道！风云变幻的一九七六年，谁没经历过一番思想斗争呢？——我们改天好好地谈，可今天，你还是先见见唐有才，好吗？

【何芸沉默不语。

何是非 （站起来把桌布铺好，突然回头问何芸）你是不是心里还是扔不掉那个——欧阳平？

何 芸 爸爸！

【何是非探究地注视着何芸，何芸把眼睛避开了。

何是非 是啊，你从小跟欧阳一块儿长大，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我当初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孩子。可是后来，他做得太没良心！

何 芸 （站起，胸脯激烈地起伏）爸爸，别说了！

何是非 九年前，不是他无缘无故地把你扔了的吗？九年来，你到处打听他的下落，等他，找他，可他呢，居然连一个字都不给你，石沉大海，无影无踪，一个人怎么能够下得了这种狠心？！

【何芸走到钢琴前坐下。

何是非 小芸，爸爸不是存心揭你的伤疤，这笔账，该了结了！休将往事常思念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！你干脆想想透吧。

【刘秀英拿着个醋瓶子上。

何 芸 妈，买醋？我去。

何是非 不，你自己好好准备准备。我去，——我也是劳碌命。（下）

何 芸 妈妈！——（突然搂住刘秀英）妈妈，你说，欧阳和梅阿姨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

刘秀英 我老梦见，他们都死了，都死了！

何 芸 （恐怖地）妈妈！（伏在沙发上哭泣）

【刘秀英抽泣着进了厨房。

【片刻，何芸走到钢琴面前，她坐下来弹起了《红梅赞》，在乐曲里，她倾注了自己浓郁的感情。

【欧阳平风尘仆仆地从中门提着两个旅行袋上。他黑黑瘦瘦的，两眼炯炯有神。这是一个饱经风雨的人，已经完全洗脱了身上的学生气。表面上他是一个很沉静的人，感情不大外露，但内心却永远燃烧着革命激情的烈火。他像石头一样的坚硬、顽强、实在。

【听到那熟悉的、扣人心弦的、略微带了一点哀伤的乐曲声，他呆住了，望着小芸的背影，激动地听着。

【何芸弹完了，筋疲力尽地扑倒在钢琴上。钢琴痛苦地发出了一声轰鸣。

【欧阳平张了张嘴，但又紧紧地咬住了。他悄悄地、慌乱地朝门外一步一步退去……

【何芸站了起来“啪”地盖上了钢琴盖。

何 芸 好了！结束了，永远结束了！（回过身来突然看见了欧阳平）你？！

【时间空气，一切的一切，全都凝固了。

何 芸 是你？欧阳？

欧阳平 （慌乱地）……好像是我。



【何芸不顾一切地扑上去，欧阳平两手提着包，被何芸紧紧抱住。

【片刻欧阳平从何芸的拥抱中挣脱出来，推开了何芸。

【何芸惊愕地看着他。

欧阳平 （把眼睛调开了）我妈妈还在外头。

何 芸 梅阿姨？

【欧阳平转身出了中门。

何 芸 （站了片刻，强使自己镇静下来）哥哥，快来！（也跟出中门）

【何为从房间里出来，手里依然是那本书和那把大蒲扇。

何 为 （看了看钢琴）成天弹这个调，烦人哪！

（坐在沙发上发愣）

【何芸、欧阳平搀着梅林从中门上。梅林还只有五十多岁，但看上去已经是风烛残年了，一头银丝，一脸皱纹，枯瘦的身子，连迈步都极困难了，但她却几乎永远在笑！她好动，爱说话，永远对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充足的信心。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打击，她都是那样安详。人们常常会感到惊奇，这个瘦弱的身躯里，怎么容纳得了那么巨大的生命力？

【何为听见脚步声赶紧往沙发上一横，把那本书捧起来看。

何 芸 哥哥，来客人了！

【何为干脆翻身朝里。

欧阳平 大为！

何 为 （慢慢翻身起来）欧阳？！

梅 林 对，欧阳，还有我。

何 为 （迟疑地）梅阿姨？

梅 林 小淘气，认不出来了？

何 为 梅阿姨！

【众人搀梅林到沙发上坐下。

何 芸 （走到厨房门口）妈，您看谁来了？

【何芸进厨房。

梅 林 平儿，去看看你刘阿姨。

【欧阳平也进厨房。

何 为 （没话找话）梅阿姨，身体好吗？

梅 林 你这个大夫怎么当的？连这个病病歪歪的样子都看不出来？

【何为不忍地把眼睛挪开了。

【厨房里传来什么东西砸掉的声音。

何 为 梅阿姨，您坐。（关切地进厨房）

【梅林立刻露出了筋疲力尽的样子，使劲儿按住肝区，斜靠在沙发上。

【何是非从中门提着醋瓶上，看见梅林。

何是非 你找谁？

【梅林不语，看着他。

何是非 （凑近梅林的耳朵，大声地）老太太，你找谁？

梅 林 我不聋。

【何是非吓了一跳，但他渐渐认出来了，倒退两步。

梅 林 是啊，一个叫花子似的脏老太婆，跑到你这个漂漂亮亮的屋子里一坐……

何是非 梅……梅大姐？！

梅 林 是我，梅林。

何是非 我真认不出来了！梅大姐！

【刘秀英跌跌撞撞从厨房里出来，欧阳平、何为、何芸跟出。刘秀英无声地走到梅林身旁，死死地抱住了她。

梅 林 秀英！

【刘秀英哭了。



梅 林 十多年没见了，应当高兴啊！

刘秀英 想不到这辈子还能活着见到你们！

何 为 您净说这些丧气话！

何 芸 （对梅林）妈妈太兴奋了，一听说你们来了，把锅都扔了。

【刘秀英破涕为笑。

梅 林 我（一九）六五年调到外地，就没见过嘛。秀英，身体好吗？

刘秀英 梅大姐，你可受罪了。

梅 林 你瞧，我这不是挺神气吗？

何 芸 梅阿姨，这几年你们（看了一眼欧阳平）……

何 为 怎么一下子音讯全无？

梅 林 无非是受了点风吹雨打嘛！老何，你没淋着点雨？

何是非 啊，啊。梅大姐，你现在……

梅 林 遣散回乡了，在镇上每天扫地。

何 为 又是一大“新生事物”，省部级干部回家扫地。

何 芸 可是为什么？

梅 林 他们说我是叛徒。

何 芸 叛徒？！怎么可能？

何 为 证据呢？

梅 林 据说是“旁证材料确凿，铁案如山”！

欧阳平 可定案的时候又不给妈妈看。

梅 林 怎么？这事你们都不知道？

何是非 简直岂有此理！这些人还有没有政策观念？

刘秀英 梅大姐冤枉啊！你冤枉啊！（痛哭）

何 为 哼，我真想给中央“文革”的领导写封信，要求为秦桧落实政策。

梅 林 为谁落实政策？

何 为 秦桧，就是对岳飞实行“专政”的那个。

梅 林 为什么？

何 为 因为他发明的“莫须有”定案法。对目前巩固某些人的专政起了神奇的作用！

梅 林 （哈哈大笑）可他们现在比秦桧高明多了，假材料能给你搞一卡车！

何是非 梅大姐，咱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，要经得起——啊，我也糊除了。您是老革命了，这些比我懂得多。

刘秀英 他……他们害苦了你了！（抱住梅林痛哭）

何是非 小芸，换你妈歇歇去吧。

【何芸扶刘秀英上楼

梅 林 秀英这是怎么了？

何是非 别提了，秀英得了精神病。

梅 林 精神病？

何 为 两年前妈妈突然大病一场，好了以后就变成了这样。有时候很清醒，比好人都清醒。有时候说话就是语无伦次的，老说梦见你们都不在了。

梅 林 也许是受了什么刺激？

何是非 我们想了这么多年也没想出来，她会受什么刺激。她的生活一直是这么顺顺当当、简简单单。问她。她什么也不说。唉！

梅 林 平儿，给我两块饼干。

【欧阳平给梅林递上饼干。

梅 林 老何，还在干老本行？

何是非 啊。

何 为 梅阿姨，爸爸现在升官了，是进出口公司的革委会主任！

梅 林 怪不得！老房子里的人说你几年前搬家了，我还以为跟我一样扫地出门了，到这儿一看，好大的气派！